

隔日的夜晚，白起因為任務的緣故，現在埋伏在距離戀語市相對遙遠的偏遠山區。

白起本該是不能為了心情影響工作的態度，偏偏他很懊悔昨晚應該要追上妳，告訴妳：「是我的錯，所以不要擺隱忍的表情。」

都是自己不好。生活的瑣事、公事，白起可以迅速準確的處理，唯獨思考對妳的事，會變得磨磨蹭蹭。

他匍匐在草地上，嘗試屏氣凝神。

先全神貫注地完成任務，回去再好好用自己的笨嘴解釋昨晚的窘境吧。

兩個高分貝的音頻，隨嶄露的月色劃開暗幕與沉澱的空氣。

「真的有地方可以露營嗎？附近安靜的不太自然。」

「不行也要想辦法，現在可沒公交車能回去呢。老闆什麼時候會怕了？妳是開始想念白警官了吧。」

白起微微昂首，再熟悉不過的聲音，此時使他的太陽穴有些抽痛。

他認定妳不會出現在此時此刻，以及工作時需要非常的專注，他才疏忽了妳的存在。

「我很堅強的！而且我氣著呢！」

「有什麼好彆扭的，你們不曾這般冷戰，內心很不好受吧。」

他無聲地吐氣，打壞妳們聊天的興致不好，可是情勢不樂觀，必須先保護妳們。

白起不想驚動周圍，他悄聲無息地朝妳們前去；走得更近，原本不打算聽的話全部入了耳裡。

「我氣的是他默認我的壞脾氣，更氣他完全不來找我……雖然只是一個晚上罷了。」

「是老闆妳昨天大半夜的跑來員工家，說什麼都不肯給我聯繫白警官，還求著要留宿。」外加形跡可疑的把門窗、所有向外的通風處鎖好鎖死。

妳低垂眼簾，喃喃的道：「我也不懂了。明明兩人生活一切安好，怎麼聊到結婚的事，弄得快分手似的……」

「那個……老闆？」悅悅的眼角些微抽蓄。

白起已經在妳身後了。

「我要的不多，他這麼替我著想，對我來說是更多的愧疚。」

「老、老闆呀！」悅悅再次提高音量。

白起皺眉的苦臉，看得悅悅很害怕。

「其實他能罵我的！我不用一昧的被包容，顯得我好任性。」

「老闆……」悅悅欲哭無淚。

白起臉色暗得要彷彿與背景融合了。

「白起果然是笨蛋鋼鐵直男，我……」

「老闆！」悅悅按捺不住地大吼。

「怎啦？」妳無辜地望著悅悅。

悅悅一言不發，指向妳的後方。

妳往後轉身，驚愕得不知如何言語：「啊……白、白起，好巧呀，居然在這碰到……」

他雙手交環，像是等妳說完。

白起是妳心愛的人、妳朝思暮想的人，但現在居然有不想和他見面的想法。

他輕聲地嘆息，傳到妳的耳膜內好刺痛呀。

白起、妳、悅悅。

三個人共用一支忽明忽滅的燭火，窩在山中的小木屋，說是木屋，不如用雜物間描述更貼切，裡頭的坪數不大，大家肩挨著肩，卻各懷心思。

妳覺得慚愧，妳總愛跟眾人炫耀白起的好，今晚哪壺不開提哪壺，好死不死被白起撞見妳碎唸的場景。

白起覺得後悔，昨晚的誤會、昨晚解開，或許妳就不會涉險入山了。

「不對呀，白警官現在是執行任務的話，不就表示其實我們挺危險的？」
悅悅勇氣擔當，打圓場的說了很多話，比如帶妳來深山野營，不過就散散心罷了。
但眼下搭帳棚、生火、吃完東西倒在草原賞月，容易引起注意的活動當然是不被允許的。
「是。我會請別區的同事明天一早就送妳們下山。」白起冷靜的道。
白起跟幾位守在他處的同仁，正追捕走私大量槍枝及毒品的罪犯，詳細情況白起並無多談。

瞧妳一副受傷的眼神。應該明瞭白起的身份會出現在此，事態有多麼嚴重了。
妳從頭到尾像犯錯的孩子，蹲在一旁隻字不提，最後小小聲的說：「我……去下洗手間，不用跟來……」便暫離木屋。
「白警官，女生說不要就是要，快跟去。」悅悅受不了異常冷寂的局面，滿臉嫌惡抱怨。
白起搔了後腦杓，隨後點頭示意，奪門而出。

他找到距離小屋外不遠之處的妳，妳愁眉苦臉的嘆氣，不過很快就意識到白起在背後了。
「對不起，我給你添麻煩了……」
「不需要道歉，如果我昨晚……算了。我會保妳平安的，不用擔心。」
月光映照在白起的臉上，輪廓蒼白清晰，他似乎累了，卻不厭其煩地柔聲跟妳說話、將妳的心融化得一蹋糊塗。

他就是待妳這麼好、從不埋怨的接納妳。
可能是妳沒辦法拿出跟他對等的愛，所以才如此懊惱吧。
「我到底該拿你怎麼辦……有什麼話想說就說，都走到這步了，我們還需要顧忌那麼多嗎？我也很想知道關於你的心情，不管如何我都可以接受的。我很後悔昨晚一氣之下離開，我是氣自己，心胸太狹窄了……」

而且妳也氣自己，不小心對白起發脾氣了。
妳難掩嗚咽，不過總算把實話吐出。
「『妳不是真正生氣，太好了。』是我現在的心情。」
白起那令人寬心的嗓音，縈繞在妳耳畔：「我唯一害怕的，就是妳要離我而去。妳說後悔昨晚的離開，坦白講我也鬆了口氣……氣話就讓它過去吧，別再往心裡去了。」

他把妳從地上撈起，粗礪的指尖抹掉妳眼角要落不落的淚，白起的表情像放下心中的大石、釋懷地長嘆，妳見狀同樣放鬆的綻開笑容。

白起笑容微斂，他略帶嚴肅地說：「不瞞妳說，潛藏在這山區的罪犯，有極大的可能是Evolver。其他的等回去我們再慢慢聊，好嗎？」

「是的，白警官。」妳雖不敢放大聲音，不過俏皮地向白起行禮。
白起取下妳附在額旁的手，你們手拉手準備回木屋。
指顧間黑雲已經壟罩天幕，尚未來得及反應時，雷鳴轟然驟下，山不再寧靜、禽鳥從山林間竄出，地面劇烈搖晃。

妳愕然地望向後方，黑色的煙霧像利刃破開空間，裡頭是深不見底的黑暗。
「白起！」
像被未知的力量往後攬，被迫鬆手與白起拉開距離，即將墜入無際的深淵。
「快抓住我！」
白起迅速拉住妳，他集中精神欲把風圍繞在妳身旁。
「竟然……」
凝聚起來的風，無法組織結構又四處消散了——關鍵時刻Evolver居然失控了！
「別怕，我會保護妳的。」只有妳，說什麼都不能讓妳受傷害。
妳和白起雙雙落入黑洞，天旋地轉中白起仍緊緊抱著妳，妳從沒設想……
碰！

好像什麼東西被敲壞一樣，你們停止墜落，可是妳一點都開心不起來。

妳無法置信眼前，張口但遲遲無法從乾澀的喉嚨講出話，指尖因恐懼而發麻，心被緊勒再一起，彷彿隨時呼吸會暫停。

「白、白起……」妳終於從發顫嘴說出話了。

他好像用盡全身的力量，先深深地吐了口氣，然後滿是啞澀和疲倦的開口，音量小到他會隨時消失一般：「沒事的……」

妳聞到刺鼻的血腥味，溫熱的血液從他的下顎滑落，滴在妳的臉上；躺在白起懷中妳的安然無恙，而他說一句『沒事』後就無聲無息地暈過去。

慶幸悅悅及時尋到久未歸來的你們，沒多久後悅悅帶著救難組趕到。

你們摔落到山谷深處，被白起保護周全的妳僅有幾處擦傷；但白起的情況不樂觀，他的額頭有撕裂傷，四肢有好幾處骨折，或許他把Evol都拿來保護妳、疏漏了自己，不然不至於傷得如此嚴重。

營救你們的過程，動用龐大的陣仗，潛臥的罪犯可能已經逃走了。

詭異的是好像除了妳和白起，沒有任何人感受地震與雷聲，更別提妳說的黑色夾縫了。

與白起同為特警組的職員，看妳情緒逼近瓦解的邊緣，眼看妳不能再繼續被問話，只好讓妳先守在白起的病床旁。